



这是一个热爱动画的老头儿对另一个热爱动画的老头儿的回忆,这是一位还在探索的动画人对一个逝去时代的缅怀。

他带走一个时代,留下一粒火种

□ 余颖



在一次研讨会上,马克宣(左)和路盛章(右)共同分享动画创作心得。

一个谦和的大师

在路盛章的记忆里,马克宣从来没有大声讲过什么话,他总是慢声细语,面带微笑,一点儿架子也没有。

马克宣是上海美影厂后期最重要的导演和中坚力量,他却不愿意别人叫他大师,他认为那些把自己推上“大师”地位的作品不能算自己的成绩: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的原型出自于白石老人的水墨名作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,里面的鱼虾形象皆取材于白石老人画中;《山水情》的人物设计是国画大师吴山明;《哪吒闹海》的美术设计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大师张仃;《大闹天宫》《三个和尚》自己不过是参与者。“画《大闹天宫》时我还是个小毛头,大家都叫我‘小马’,现在才熬成‘老马’了。”马克宣曾经这样开过自己的玩笑。

1992年,马克宣执导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动画片《12个蚊子和5个人》,并获得了1993年法国昂西动画节的教育片奖。这是动画界的至高荣誉,但是相识多年来,路盛章听马克宣把美影厂的每一部作品都掰开揉碎讲过好多遍,唯独没有听他讲过这部片子。

“我自己的东西没什么好讲的。”马克宣曾经对路盛章说。他更愿意跟大家分享那些集体创作的精品,《大闹天宫》里的孙悟空是怎么从尖嘴猴腮的写实派变成现在的装饰风,《小蝌蚪找妈妈》里的墨绘的小蝌蚪如何连贯地动起来,《山水情》里的乌云墨雨如何模仿了真实的疾风骤雨,马克宣总爱用这些经典案例来讲解动画制作。

马克宣被誉为中国水墨动画最后的辉煌,但谈到水墨动画技术,他总是一语带过。“水墨动画是集体创作的结晶,我马克宣一个人有什么资格谈。”马克宣跟路盛章解释说,“更何况这项技术还要保密呢!”

这项神秘的中国新技术诞生于1960年,最早的呈现就是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。创作的初衷,是让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画动起来。

水墨动画片的原画非常难画。当时没有电脑,全靠手画,画好之后再拍。因为用的是毛笔,每一笔的浓淡都不一样,但是要让画面动起来,每一块晕染的程度都要保持前后一致。所以,每一笔浓淡的分解变化,都要分别拿出来进行不同的曝光,力求达到虚和实的不同比例。完成一部水墨动画短片,需要很多人做上三四年。直到现在,这项技术也还是保密的。

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水墨动画令世界惊艳。1988年,马克宣和阎善春联合执导的水墨动画片《山水情》,在国内外获奖无数,被视为马克宣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。遗憾的是,这也是中国水墨动画片的绝唱。此后,我国再无一部真正的水墨动画片。

如今,路盛章也是动画界的“腕儿”了,但他同样不许别人叫他大师。“跟马克宣相比,我们还差得远呢。自惭形秽呀!”

离开上海美影厂后,马克宣全身心投入了动画教育工作。他长期在吉林、北京等地从事动画教学工作,可惜他不是最受学生们喜欢的老师

——“马老师上课的时间总是很长,而且经常晚上还要上课。”路盛章曾经听学生们这样抱怨。

“他是觉得自己时间不够多了,恨不得把所有自己知道的都教给学生。”路盛章很能理解马克宣的急迫。有一次,有一所学校想邀请马克宣为学生们作一堂讲座,因为经费不足,就特意告诉马克宣没有讲课费。马克宣充满歉意地表示当天有事,不能出席。没想到第二天,学校接到了马克宣的电话。他说推掉了那天另外的活动,要来参加讲座,“因为这是给学生们讲课,不给钱我才来”。

只要涉及动画教学,平素毫不计较的马克宣就会变得异常严谨。他住在北京市大兴区,离中国传媒大学约有50公里。每次参加学生的开题、答辩、教学检查会时,他总会提前一晚住到学校里,就怕路远耽误开会。审作品时,马克宣的评价总是写得最慢也是最认真的,有时候他还会问路盛章:“刚刚那个镜头是怎么回事?”如果路盛章也记不清楚了,马克宣就会要求重看一遍,一点也不肯马虎。

两个恋旧的老人

不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大师,马克宣却乐意回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师们。“提到老美影,他就两眼放光。”路盛章也最喜欢听马克宣讲那些过去的事情——

“《天书奇谭》的导演王树忱抽烟很厉害呢,总是叼个烟斗,翘个二郎腿,说‘小马呀,这个画画得不错!’”

“《三个和尚》的导演阿达非常聪明,他主持讨论会能把氛围调动得特别好,让大家各抒己见,最后他还能抓取各位发言中最精华的东西,用到片子里去,就像现在的创意总监一样。”

“《九色鹿》的导演钱家骏才是中国动画教育的第一人,他从南方教到北京电影学院,阿达、严定宪、林文肖、戴铁郎都是他的学生。水墨动画技术的创作也离不开他,他的地位没有得到过认可,太可惜了。”

在马克宣的讲述中,路盛章觉得这些大师不再是动画片演职员表里的名字,变得鲜活起来,仿佛刚刚发现多年的朋友原来长这个样子。

“我很嫉妒他跟这么多大师一起工作过,跟着大师成长。”路盛章觉得马克宣赶上了动画最好的时代,大师云集,只为了做出最好的艺术作品。因此,马克宣对哺育他成长的上海美影厂充满了

感情。路盛章清楚地记得,前些年在杭州动画节期间,作为动画节的评委他和马克宣一起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。“在谈到美影厂的老艺术家特伟、阿达等人的时候,马老师竟然泪流满面,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”

经历了美术片的黄金时代,马克宣是幸运的,但是眼看黄金时代被迫谢幕,老人又十分失落。私下里,马克宣曾经跟路盛章感叹,“美影厂惨了哦,都承包出去了”。前几年翻拍的《大闹天宫》老人都没有看过,“随便他们怎么弄吧。”他也明白,在市场经济的今天,那种不计成本地投入、可以让十几个人为一个镜头的处理讨论几天的场景,已经不可能再现了。

更让马克宣忧心的是,今天的中国动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,马克宣们创造的民族特色已经难觅踪影。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一楼,同样一个以蚊子为主题的动漫作品,海报上尖下巴、大眼睛的人物形象,透着浓浓的日本动漫味道;获过东京动画节大奖的《纪念日快乐》,极像好莱坞制作的中国风。路盛章在课堂上问同学们看不看《大闹天宫》《三个和尚》,有人回答说“不看”,因为“太老了”。

“一个时代过去了。”路盛章想追问的是,“但那个时代的动画真的过时了吗?”他记得马克宣曾经说过,创新才是中国动画的精髓。所以在做奥运福娃宣传片的时候,他坚持不直接使用传统的水墨动画技术,而是带领团队观摩了十几遍《大闹天宫》,借鉴其中的祥云、水花、海底世界等元素,用最新的软件和技术再加工。

接触久了,路盛章似乎变成了老美影厂的编外一员,在艺术理念、艺术风格上与其一脉相承。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深,似乎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——在鼓励制作福娃宣传片的学生时,路盛章说的是“孩儿们,不要灰心!”俨然是孙悟空的标准口吻。

如今,动画学院里还挂着《大闹天宫》的海报,楼梯间还有孙悟空的形象彩绘。可惜,创作这部动画的人已经不在在了。

马克宣追悼会举行那天,北京雾霾沉沉。因为要给学生上课,路盛章没有去参加。他给自己的研究生打了一个电话,让她代自己献上一个花圈,上面只写了几个字:一路走好。挂上电话,路盛章脚步匆匆地奔向课堂,他也急着把从马克宣那里继承来的火种传递给学生们。“这是马克宣和美影厂的前辈们留下的财富,我要通过教育来传承对中国动画的热爱和责任感。”



这段友谊持续了15年,一直到马克宣突然离世。“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。”得知消息的路盛章好几天都缓不过劲来,总是在回忆那个眼神明亮、风度翩翩的老大哥。

